

陳之藩文集 3

時空之海 散步 看雲聽雨

陳之藩著

說起陳之藩，相信許多人都讀過他寫的〈謝天〉、〈失根的蘭花〉，他的散文〈旅美小簡〉、〈在春風裏〉、〈劍河倒影〉更為許多書迷所津津樂道。

陳之藩先生學的雖然是科技，在心裏卻始終為文學保留著一席之地。寫作風格高雅純淨的他，在撰文紀念胡適先生時曾說：「並不是我偏愛他，沒有人不愛春風的，沒有人在春風中不陶醉的。」讀他的散文，也很難不沉醉在他文字的「春風」裏。

的知識青年，到今日成為走過二十世紀最光者，陳之藩一直用獨特的、兼具理性感性的科學、對文學的見解，文中處處流露知識份不盲目地人云亦云。即使早期文章相隔已有經得起時間檢驗，歷久彌新。

三冊，完整收錄了作者一九四八（一〇〇五）所集的八本散文集：〈大學時代給胡適的信〉、〈簡〉、〈在春風裏〉、〈劍河倒影〉、〈一星如《散步》〉，以及近兩年所寫的新書〈看雲聽雨〉，到目前為止最完整的作品呈現。

ISBN 986-417-623-4 [848]



00400

9 789864 176236

書號：LC042 定價400元



天下文化

www.bookzone.com.tw

陳之藩文集 3

時空之海 · 散步 · 看雲聽雨

作 者／陳之藩

系列主編／項秋萍

責任編輯／陶蕃震（特約）

封面設計、美術編輯／葉雯娟（特約）

出版者／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創辦人／高希均、王力行

天下遠見文化事業群 總裁／高希均

發行人／事業群總編輯／王力行

天下文化編輯部總監／林榮崧

版權暨國際合作開發協理／張茂芸

法律顧問／理律法律事務所陳長文律師 著作權顧問／魏啓翔律師

社 址／台北市 104 松江路 93 巷 1 號 2 樓

讀者服務專線／(02) 2662-0012

傳 真／(02) 2662-0007；2662-0009

電子信箱／cwpc@cwgv.com.tw

直接郵撥帳號／1326703-6 號 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電腦製版／立全電腦印前排版有限公司

印刷廠／盈昌印刷有限公司

裝訂廠／精益裝訂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2517 號

總經銷／大和書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 8990-2588

出版日期／2006 年 1 月 20 日第一版第 1 次印行

定價／400 元

ISBN：986-417-623-4（第 3 冊：精裝）

書號：LC042

 天下文化書坊 <http://www.bookzone.com.tw>

※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調換。

陳之藩文集

3

之藩
著

《陳之藩文集 1》

大學時代給胡適的信 頁 005 { 頁 118

蔚藍的大 夠 121 { 夠 246

旅美小簡 頁 249 { 頁 370

《陳之藩文集 2》

在春風裏 頁 005 { 頁 148

劍河倒影 頁 151 { 頁 237

一星如月 頁 239 { 頁 381

陳之藩文集 全三冊

《陳之藩文集 3》

時空之海 頁 005 { 頁 103

散步 頁 105 { 頁 289

看雲聽雨 頁 291 { 頁 439

陳之藩文集

3

時空之海

■ 時空之海

008 序 一百與一百一十五

談愛因斯坦致羅斯福的一封信

016 進步與保守

024 時間的究竟

序 《愛因斯坦的夢》

031 三部自傳

哈代、溫納與戴森

038 時空之海

布萊克的一幅畫

046 鉛筆與釘子

莫須有與想當然

數學與電子

051 作家與版稅

塞萬提斯吃什麼

058 054 051 046

談忠盡

今日朝廷須汲黯

談典故

雪夜燈前，作書答問

河邊古屋

駕快車與開飛機

閒雲與亂想

山色與花光

香港觀感

100 092 086 079 075 070 061

序

一百與一百二十五

談愛因斯坦致羅斯福的一封信

在春節前最後的一個星期天，楊振寧教授、元方及我在中大的大學賓館共進午餐，說起在三月中他將去德國的烏爾姆（Ulm）——愛因斯坦的誕生地，作一場愛氏一百二十五周年誕辰紀念會議的特約演講。爲期五天的活動中，楊的演講安排在三月十四日即愛氏誕辰當日。愛因斯坦逝世至今，德國人是懺悔自疚還是改過自新呢？這問題沒有人想到，即使想到也沒有人提及。不過能邀得楊演講倒是合適不過，在世人看來，這確屬殊榮，雖然愛因斯坦之於德國，關係總是複雜得難以形容——二戰後德國政府曾建議以他的姓氏爲街道命名，但他拒絕了。

我回家後與元方說，在一百二十五周年作誕辰紀念活動，略感奇怪。百年是個整齊的數目，在一九七九年，美國倒是有個學術會議在普林斯頓召開，在那個會中最使人動容的演講，是由數學家陳省身教授主講的。如果楊振寧教授講的將是規範場之類的話，那麼他們兩人都是「接着講」愛因斯坦學說的向前發展，而不是「照着講」愛因斯坦學說的按本宣科。「接着講」就是大師，「照着講」只是背書而已。

我手邊有一本弗蘭契（Anthony P. French）所編的百年紀念文集 *Einstein: A Centenary Volume*，但不是那次普林斯頓的開會記錄。而陳省身的傑出論文則是在渥爾夫（Harry Woolf）所編的另一本書 *Some Strangeness in the Proportion* 裏，可惜渥爾夫這書不在手邊。在翻閱弗蘭契這本書時，竟看到一封可說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信，即愛因斯坦一九三九年八月一日給美國總統羅斯福的信，以及幾篇與這封信有關的回憶隨筆。愛因斯坦致羅斯福的信，節譯如下：

華盛頓・白宮・美國總統・羅斯福

先生：

費米、西拉德近來所做的研究，我讀了手稿，這使我想到鈾元素在最近的未來可能轉變成一種重要的能源。考慮及此，應該提高警覺。必要時，還要求政府方面迅速採取行動。所以我相信我的責任是請你注意下列事實與建議。

……

我得知德國現今對已佔領的捷克鈾礦所出產的鈾實際上已經禁售。德國所以採取先發制人的行動，個中原因可這樣理解：即是德國國務官員之子 Von Weizscker 與柏林的威廉大帝研究所有關係，而該研究所正在進行那些與美國對鈾所做的相同的研究。

忠實的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

我們從愛因斯坦在信內所提到的人名說起：首先出現的名字是費米（Enrico Fermi），他是義大利人，一九三八年獲諾貝爾獎，因受不了墨索里尼那一套，在領獎後與家人逃離義大利。一九三九那一年他正在哥倫比亞大學做實驗。第二個出現的名字是西拉德（Leo Szilard），他與愛因斯坦是工作上的朋友，還與愛因斯坦有一個發明冰箱的專利。（詳見弗蘭契的書頁二十五）。

起草這封信的還有維格納（Eugene P. Wigner），他是一九六二年諾貝爾獎的得主。桑頓（Andrew Szanton）與維格納合寫的維格納傳記，叫做 *The Recollection of E. P. Wigner as told to Andrew Szanton*。這樣長的書名該怎麼譯呢？只能譯成《維格納的回憶》，是這樣告訴桑頓的。長得都不像書名了，但很準確。這本傳記雖不是本人執筆，實際上確是一本自傳。或可逕譯為《維格納口述回憶錄》。這本書上面說：

大概在一九二八年，我首次見到西拉德、馮紐曼（John von

Neumann) 和泰勒 (Edward Teller)，大家全都在十年內誕生於布達佩斯的猶太人家裏。西拉德生於一八九八年，我（維格納）生於一九〇二年，馮紐曼生於一九〇三年，泰勒生於一九〇八年。

在維格納的傳記中，提到這封信原是愛因斯坦的德文手筆，然後由維格納譯成英文。信寫好後，愛因斯坦就到紐約長島度假去了。是後來西拉德拿着打好字的信，抓着泰勒開車，去長島找隱姓埋名的愛因斯坦親自簽字的。在弗蘭契的書頁二十四，記載了泰勒的這段回憶。一九三九年八月，也就是希特勒入侵波蘭的四個星期前，愛因斯坦在八月二日給這封信簽的字，但這封信卻在十月才到達羅斯福手中。西拉德是寫這封信的推動者，也因為愛因斯坦的盛名，羅斯福才有成立鈾顧問委員會的決定。

這封信涉及的人物包括愛因斯坦、費米、西拉德、維格納、泰勒等科學家，除西拉德外，且看：費米是楊振寧在芝加哥大學的老師；維格納是楊在哥倫比亞大學找不到費米時，改去普林斯頓大學所找的

導師，但維格納當時卻正要離開普林斯頓到田納西的橡樹嶺去；泰勒是楊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泰勒去年才在舊金山逝世，由那個訃聞裏就知道他一生的主張與作爲）。泰勒的、維格納的、西拉德的主張都一律保守。而這封信羅斯福看後，驅動了美國進行曼哈坦計畫，由歐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總領軍，把原子彈製造出來。

戰後，歐本海默主持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那時不但愛因斯坦在那裏，楊振寧也來了，數學家有外爾（Hermann Weyl）和陳省身等。至於一九三九年寫信的、譯信的、送信的這群人，幾乎與在普林斯頓的歐本海默身邊的那群人壁壘分明，政治立場差不多完全對立。愛因斯坦本來是怕希特勒的原子研究搶先成功，才在這封信上簽字的。但不久，他卻又怕因原子能之出現使人類回到棍棒混戰的原始時代，而有些後悔在這封信上簽字，立場自然轉到歐本海默那邊。

捧着這本百年文集，看着愛因斯坦的這封信，等着聽楊振寧教授的演說，同時在想這個世界在什麼時空？……一八七九、一九七九、二〇七九是一堆數字，以及一七八九、一八八九、一九八九又是一堆

數字！

註

一八七九年，愛因斯坦誕生；一九七九年，愛因斯坦誕生一百周年，好多人在普林斯頓給他過生日，但愛氏已去世多年（死於一九五五年）；二〇七九年，也會有人為他慶祝二百周年誕辰。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大概影響他對自由的觀念與對教育的看法；一八八九，愛因斯坦十歲，社會黨國際大概影響他對平等的觀念與對經濟的看法；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倒下，東歐怒潮澎湃，一直到蘇聯解體，而他也死了多少年了？

二〇〇四年三月九日於香港